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十五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九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溧陽令以贄貴贈禮部尚書贄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

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大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爲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贄性忠藎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効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繇是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

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内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為

也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上謂贄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縁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其事何如贄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躡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宫闈宗社震驚尚稽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

不可近從未議重畫美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
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賛曰古
之人君稱號或稱皇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
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
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緻猷損其
名不傷其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
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迍否事屬
傾危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

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德宗從之但改興元年號而已初德宗蒼黄出幸府藏委棄凝沴之際士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贄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

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税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兹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効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雖内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内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經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𢥞然若驚不識

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痛心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或怨形謗讟或醜肆詬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

制人而不擕懐所感也無厚賞士而不怨悲所無也令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效歟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嘉納之令去其題署興元元年李懐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

神策衣糧厚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
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遣贄使懷光軍宣諭使還贄奏
事曰賊泚稽誅保聚宫苑勢窮援絶引日偷生懷光揔
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
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兹事
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
知感若不別為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
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

之令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别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强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詞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别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

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
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
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勑
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
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
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
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絶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賛一失
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

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贄縷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
移軍東渭橋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
在咸陽贄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
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
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
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懸壘羣帥異心論勢
力則懸絶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
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

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恵元勢轉孤弱爲其呑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

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裴諳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令者也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

成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
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使
得為詞且俟旬時晟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
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
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贄練達兵機率如此類二
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
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欵朱泚及奉天
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為鳳翔節度

使然德宗忿其悖逆心不能容纔至漢中欲令渾瑊代
為節度贄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
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
則道迂且遥駱谷復為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襃斜此
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
誘脅之中恟恟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
間事機不容差跌倘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
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上釋

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一例俱賜贄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効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寮但馳走從行而已忽與介冑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糧送赴行在贄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

禍亂薦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
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
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絶岸收板蕩於横流殄寇清都不
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
百靈降康兆庶歸德尚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闕
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
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
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戰傷殘之卒皆忍死扶病

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宫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内人為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宫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来道途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装

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奬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

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娱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内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将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懐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絶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葢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褻人何

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贄受張鎰知得居内職及鎰為盧杞所排贄常憂惴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亦流涕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蓋為盧杞趙贊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由人贄又極言杞等罪狀

上雖貌從心頗不說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逮贄而能交結權幸共短贄於上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黄之中皆登輔相而贄為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為輔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即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時贄

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縉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皐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贄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申謝日贄伏地而泣德宗為之改容敘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為輔弼而宰相竇參素忌贄贄亦短參之所為言參黷貨縣是與參不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

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
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
五數年之内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八年四月竇參得
罪以贄為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贄久為邪黨所擠
困而得位意在不負恩奬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為已任
上即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
致天下沸騰鑾輿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
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贄知政事

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事有贓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又宣旨曰外議云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令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贄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懐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彚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逹既蒙允許即宜宣行南宫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

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
于闕敗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
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
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
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既納
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
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
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

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
由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
霸也用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
害霸也為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盖以其意
性回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
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況又言行難保恣其非
心者乎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
不能遍諳諸士備閱羣才若今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

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敭為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于君上且未絶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偏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

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鑑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令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令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

廣考課貴精求賢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輒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

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於往時蓋由賞鑒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仍啓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交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官必愈於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即但納横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

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虚實不校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國朝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于野歲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壅其數猥多文書不接真偽難辯吏緣為奸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調者贄奏吏部分内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每年置選故選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贄與賈躭盧

邁趙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舊例宰臣當旬秉筆决事每十日一易贄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應之又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扞虜戰賊多有敗衂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

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道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令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議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

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

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効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玁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强弱

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强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强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奸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亡之弊當夷狄强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

好通和吻之以親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也倘或夷夏之勢强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為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剪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

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
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
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
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
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
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至於
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
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

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禄山搆亂河隴用兵以来肅宗中興撤邉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内難於是吐蕃乗舋呑噬無猒迴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甿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邉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

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

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

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
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
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
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
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
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
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
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

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尅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謹其入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則

皆務之矣猶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臣請為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辯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

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紀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强其術無他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辯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

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鬭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温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强蕃勁虜之名則懾駭

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異為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徼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

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埸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祗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在寡弱之輩寇戎每至乃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刼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敺比及都府聞知虜

已尅獲旋返且安邉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獘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

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

不固陳謨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懲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

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材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

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
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
以少為衆以弱為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
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
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
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
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尫衆散為弱逗撓
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

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寳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来未遑外討僑隷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懐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

衡莫相禀屬每俟邉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容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邉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閲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

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稟均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

約相形懸絶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邉軍將校詭爲
媚詞因請遥隷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虚名其於稟賜之
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忽恨忠良所以憂嗟疲
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
人情之所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稟賜厚績藝劣而
衣食優苟未忘懷能無愠怒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
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讎雖有韓白孫吴之將臣知其
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

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色甲兵籍其人叅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其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覈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

賞者不以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尅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

聽命二亦聽命奐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衆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兇
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来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況乎千里
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
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

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穡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蟊賊軍旅之膏肓也

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唯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内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

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

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内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部户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内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授既明然後減姧濫虚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

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比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幾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德宗極深嘉納優詔

褒獎之贄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初竇參既貶郴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又素惡于公異于邵既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陋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姦宄用事天下嫉之如讎以得幸於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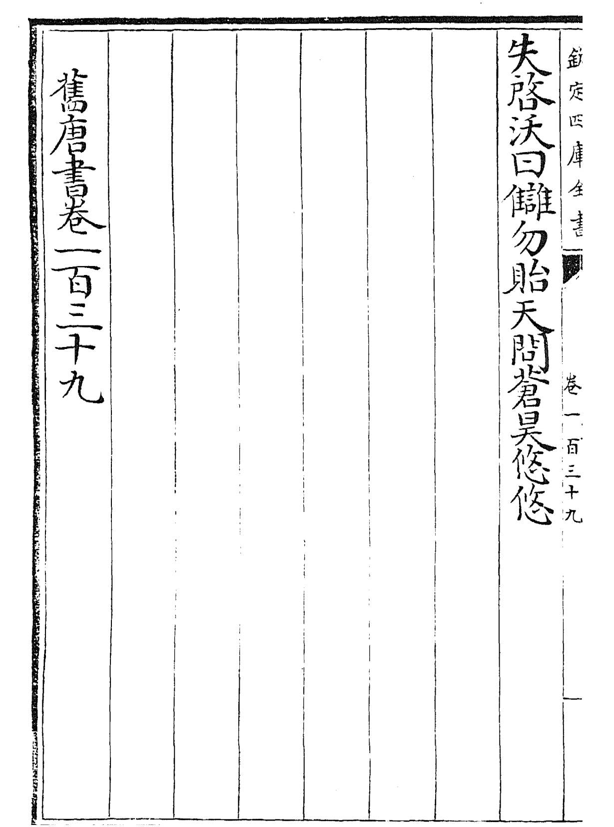
無敢言者贄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
疏極言其與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
罷知政事贄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
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旱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
言贄與張滂李充等摇動軍情語在延齡傳德宗怒將
誅贄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贄為
忠州別駕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
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

贄故當時目爲内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
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翌日贄
謁見上喜形顔色其寵待如此既與二吴不協漸加浸
潤恩禮稍薄及通玄敗上知誣枉遂復見用贄以受人
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
太峻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
於吏事斟酌決斷不失錙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
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朝野乂寧合

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却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
玄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以
贄指斥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贄在忠州十年常閉關
静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
乃抄撮方書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贄秉政
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為明州長史量移忠州刺史贄
在忠州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為贄憂而吉甫忻然
厚禮都不銜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日

與贄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贄初猶𡨚懼後乃深交時論以吉甫為長者後有薛延者代吉甫為刺史延朝辭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臯累上表請以贄代已順宗即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贄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贄及台鉉不為不遇

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
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為此也贄居珥
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邪君上
不亮其誠羣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
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
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
易哉
賛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為善不周忠言救



失啓沃曰儺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謹案卷一百三十八第十頁後七行授絳州正平

尉案新書正平作太平與此異

第十五頁後四行隴西十地播棄於永初之中以

後漢書安帝紀及西羌傳考之此十地應是北

地之訛

卷一百三十九第四頁後三行孰能忍懷刋本懷

訛情據陸贄集改

第十八頁前二行三行贄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

應之桒此句疑有脱

第二十頁後六行周之于攘桒詩小雅玁狁于襄釋文云襄本或作攘此引詩作于攘檢陸贄集同蓋唐時所行毛詩本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十六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九十

韋皐 劉闢附 張建封 盧羣

韋皐字城武京兆人大歷初以建陵挽郎調補華州參軍累授使府監察御史宰相張鎰出為鳳翔隴右節度使奏皐為營田判官得殿中侍御史權知隴州行營留

後事建中四年涇師犯闕德宗幸奉天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以府城叛歸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先是朱泚自范陽入朝以甲士自隨後泚為鳳翔節度使既罷留范陽五百人戍隴州而泚舊將牛雲光督之時泚既以逆徒圍奉天雲光因稱疾請臯為師將謀亂擒臯以赴泚臯將翟曄伺知之白臯為備雲光知事洩遂率其兵以奔泚行及汧陽遇泚家僮蘇玉將使于臯所蘇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使我持詔以韋

皐為御史中丞君可以兵歸隴州皐若承命即為吾人如不受詔彼書生可以圖之事無不濟矣乃反旆疾趨隴州皐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偽命乃問雲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來何也雲光曰前未知公心故潛去知公有新命今乃復還願與公戮力定功同其生死皐曰善又謂雲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使城中無所危疑乃可入雲光以書生待皐且以為信然乃盡付弓矢戈甲皐既受之乃内其兵明日皐犒宴蘇玉雲光之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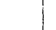
於郡舍伏甲於兩廊酒既行伏發盡誅之斬雲光蘇玉首以徇泚又使家僮劉海廣以臯為鳳翔節度使臯斬海廣及從者三人生一人使報泚於是詔以臯為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置奉義軍節度以旌之臯遣從兄平及弁繼入奉天城城中聞臯有備士氣增倍臯乃築壇于廷血牲與將士等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宫闈而李楚琳亦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既不事上安能卹下臯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

寧誓與羣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恊力仗順除兇先祖之靈必當幽賛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糜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廹於子孫亦罔遺類皇天后土當兆斯言又遣使入吐蕃求援十一月加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元年德宗還京徵為左金吾衛將軍尋遷大將軍貞元元年拜檢校戸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張延賞皐以雲南蠻衆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為前鋒四年皐遣

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至蠻國羊咀咩城其王異牟尋忻然接遇請絶吐蕃遣使朝貢其年遣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苴烏等相率入朝南蠻自巂州陷没臣屬吐蕃絶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皐遣大將王有道簡習精卒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巂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斬首二千級生擒籠官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計蕃將乞藏遮遮者蕃之驍將也久為邊患自擒

遮遮城柵無不降數年之内終復嶲州以功加吏部尚書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為吐蕃掩襲詔臯出兵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勔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鶴軍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衆来援又破之殺傷數千人焚定廉城凡平堡柵五十餘所以功進位檢校右僕射臯又招撫西山羌女訶陵白狗逋租弱水南王等八國酋長入貢闕廷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十二年二月就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十三年收復嶲州城十六年皐命將出軍累破吐蕃於黎嶲二州吐蕃怒遂大搜閱築壘造舟欲謀入寇皐悉挫之於是吐蕃酋帥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略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乗驛計事蕃中諸將稟其成算至是自以扞邊失律懼得罪而歸心焉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些蠻千餘戸又降贊普以其衆外潰遂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

成都府令臯出兵深入蕃界臯乃令鎮静軍使陳洎等
統兵萬人出三奇路威戎軍使崔堯臣兵千人出龍溪
石門路南維保二州兵馬使仇晃保霸二州刺史董振
等兵二千趨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玼等四千
趨吐蕃棲鷄老翁城都將高倜王英俊兵二千趨故松
州隴東兵馬使元膺兵八千人出南道雅邛黎嶲路又
令鎮南軍使韋良金兵一千三百續進雅州經畧使路
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租松等城黎州經畧使王有道

兵二千人過大渡河深入蕃界嶲州經畧使陳孝陽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磨些蠻東蠻二部落主苴那時等兵四千進攻昆明城諾濟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拔城七軍鎮五戶三千擒生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攻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里蕃軍連敗於是寇靈朔之衆引而南下贊普遣論莽熱以内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都羣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而來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

戰莽熱見我師之少悉衆追之發伏掩擊鼓譟雷駭蕃兵自潰生擒論莽熱虜衆十萬殲夷者半是歲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于朝德宗數而釋之賜第於崇仁里皐以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順宗即位加檢校太尉順宗久疾不能臨朝聽政宦者李忠言侍碁待詔王叔文侍書待詔王伾等三人頗干國政高下在心皐乃遣支度副使劉闢使於京師闢私謁王叔文曰太尉使致誠於足下若能致某都領劒南三川必有以相

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報叔文大怒將斬闢以徇韋執
誼固止之闢乃私去皐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與韋
執誼有隙自以大臣可議社稷大計乃上表請皇太子
監國曰臣聞上承宗廟下鎮黎元永固無疆莫先儲貳
伏聞聖明以山陵未祔哀毁逾制心勞萬幾伏計旬月
之間未甚痊復皇太子睿質已長淑問日彰四海之心
實所倚賴伏望權令皇太子監撫庶政以俟聖躬痊平
一日萬幾免令壅滯又上皇太子牋曰殿下體重離之

德當儲貳之重所以克昌九廟式固萬方天下安危繫於殿下皐位居將相志切匡扶先朝奬知早承恩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為顧上荅眷私罄輸肝鬲伏以聖上嗣膺鴻業睿哲英明攀感先朝志存孝理諒闇之際方委大臣但付託偶失於善人而參決多虧於公政令羣小得志隳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由情改朋黨交構熒惑宸聰樹置腹心遍於貴位潛結左右難在蕭墻國賦散於權門王稅不入天府褻慢無忌高下在心貨賄流聞遷

轉失叙先聖屏黜贓犯之類咸擢居省寺之間至令忠臣隕涕正人結舌遐邇痛心人知不可伏恐姦雄乘便因此諆動干戈危殿下之家邦傾太宗之王業伏惟太宗櫛沭風雨經營廟朝將埀二百年欲及千萬祀而一朝使叔文姧佞之徒侮弄朝政恣其胷臆坐致傾危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羣小委任賢良僂僂血誠輸寫於此太子優令答之而裴均嚴綬牋表繼至由是政歸太子盡逐伾文之黨是歲暴疾卒時年六十

一贈太師𢈔朝五日皐在蜀二十一年重賦斂以事月進卒致蜀土虛竭時論非之其從事累官稍崇者則奏為屬郡刺史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還朝盖不欲洩所為於闕下故也故劉闢因皐故態圖不軌以求三川𤼵階之作盖有由然皐兄聿時為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㨿西川叛皐姪行式先娶文若妹而聿不奏旣收行式以其妻沒官詔御史臺按聿聿下獄有司以行式妻在遠不與兄同情不當連坐詔歸行式妻而釋聿

劉闢者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韋臯辟為從事累遷至御史中丞支度副使永貞元年八月韋臯卒闢自為西川節度留後率成都將校上表請降節鉞朝廷不許除給事中便令赴闕闢不奉詔時憲宗初即位以無事息人為務遂授闢檢校工部尚書充劒南西川節度使闢益兇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統三川與同幕盧文若相善欲以文若為東川節度使遂舉兵圍梓州憲宗難於用兵宰相杜黃裳奏劉闢一狂蹶書生耳王師鼓

行而俘之兵不血刃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驍果可任
舉必成功帝數日方從之於是令高崇文李元奕將神
策京西行營兵相續進發令與嚴礪李康掎角相應以
討之仍許其自新元和元年正月崇文出師三月收復
東川乃下詔曰朕聞皇祖玄元之誡曰兵者凶器也不
得已而用之恭惟聖謨常所祇服故惟文誥有所不至
誠信有所未孚始務安人必能恐耻朕之此志亦可明
徵近者德宗皇帝舉柔服之規授宰衡之傑弘我廟勝

遂康巴庸故得南詔入貢西戎寢患成績始究元臣喪亡劉闢乘此變故坐邀符節朕以成狂命者雖乖於理體從權便者所冀於輯寧竟乖卿士之謀遂允倖求之志朕之於闢恩亦弘矣曾不知恩負斗羊之力飽則逾兇畜梟獍之心馴之益悖誑惑士伍圍逼梓州誘陷戎臣塞絶劒路師徒所至燒刼無遺干紀之辜擢髮難數朕為人司牧字彼黎元如闢之罪非朕敢捨可削奪在身官爵六月崇文破鹿頭關進收漢州九月崇文收成

都府劉闢以數十騎遁走投水不死騎將酈定進入水擒闢於成都府西洋灌田盧文若先自刃其妻子然後縋石投江失其屍闢檻送京師在路飲食自若以為不當死及至京西臨臯驛左右神䇿兵士迎之以帛繫首及手足曳而入乃驚曰何至於是或紿之曰國法當爾無憂也是日詔曰劉闢生於士族敢蓄梟心驅刼蜀人拒扞王命肆其狂逆詿誤一州俾我黎元肝腦塗地賊將崔綱等同惡相扇至死不迴咸宜伏辜以正刑典劉

闢男超郎等九人並處斬闢入京城上御興安樓受俘馘令中使於樓下詰闢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為惡臣不能制又遣詰之曰朕遣中使送旌節官告何故不受闢乃伏罪令獻太廟郊社徇于京即日戮於子城西南隅初闢嘗病見諸問疾者来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闢口闢因磔裂食之惟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竟以同惡俱赤族不其怪歟

張建封字本立兖州人祖仁範洪州南昌縣令貞元初

贈鄭州刺史父玠少豪俠輕財重士安祿山反令偽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具禮郊迎置於郵館玠率鄉豪張貴孫邑段絳等集兵將殺之擇木怯懦大懼唯員外司兵張孚然其計遂殺庭偉并其黨數十人擇木方遣使奏聞擇木張孚俱受官賞玠因遊蕩江南不言其功以建封貴贈秘書監建封少頗屬文好談論慷慨負氣以功名為已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南時蘇常等州草賊寇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馬日

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征討之建封乃見日新自請說喻賊徒日新從之遂入虎窟蒸里等賊營以利害禍福喻之一夕賊黨數千人並詣日新請降遂悉放歸田里大歷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於觀察使韋之晉辟為參謀奏授左清道兵曹不樂吏役而去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聞其名辟之彰既未曾朝覲建封心不悅之遂投刺於轉運使劉晏自述其志不願仕於彰也晏奏試大理評事勾當軍務歲餘復罷歸建封素與馬燧友善大歷

十年燧為河陽三城鎮遏使辟為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李靈曜反於梁宋間與田悅犄角同為叛逆燧與李忠臣同討平之軍務多咨於建封及燧為河東節度使復奏建封為判官特拜侍御史建中初燧薦之於朝楊炎將用為度支郎中盧杞惡之出為岳州刺史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乘破滅梁崇義之勢漸縱恣跋扈壽州刺史崔昭數書疏往來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之上遽召宰相令選壽州刺史盧杞本惡建封是日蒼

黄巢薦建封以代崔昭牧壽陽李希烈稱兵寇陷汝州擒李元平擊走胡德信唐漢臣等又摧破哥舒曜於襄城連陷鄭汴等州李勉棄城而遁涇師内逆駕幸奉天賊鋒益盛淮南陳少遊潛通希烈尋稱偽號改元遣將楊豐賫偽赦書二道令送少遊及建封至壽州建封縛楊豐徇於軍中適會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迴者同至建封集衆對中使斬豐於通衢封偽赦書送行在遠近震駭陳少遊聞之既怒且懼建封乃具奏少遊與希烈

往來事狀希烈又偽署其黨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令先平壽州趣江都建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黄等州又為伊慎所挫衂尋加建封兼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車駕還京陳少遊憂憤而卒興元元年十二月乃加兼御史大夫充濠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於是大修緝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選兇黨精悍者率勁卒以攻建封曠日持久無所尅獲而去及希烈平

進階封賜一子正員官初建中年李洧以徐州歸附洧尋卒其後高承宗父子獨孤華相繼爲刺史爲賊侵削貧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者久之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既創置軍伍建封觸事躬親性寛厚容納人過誤而按據綱紀不妄曲法貸人每言事忠義感激人皆畏悅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冬入覲京師德宗

禮遇加等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又令朝參入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上獻賜名馬珍玩頗厚時宦者主宫中市買謂之宫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閲人所賣物但稱宫市則歛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銀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宫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馱柴

宦者市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後食今與汝柴而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使擒之以聞乃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不為之改諫官御史表疏論列皆不聽吳湊以戚里為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覲具奏之德宗頗深嘉納而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希宦者之旨因入奏事上問之弁對曰京師游手墮業者數

千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宫市取給上信之凡言宫市者皆不聽用詔書矜免百姓諸色逋賦上問建封對曰凡逋賦殘欠皆是累積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禆益時河東節度使李説華州刺史盧徵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決遣之建封皆悉聞奏上深嘉納又金吾大將軍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加諸聞奏兾求恩寵人畏而惡之建封亦奏之乃下詔曰比來朝官或諸處過從金吾皆有上聞其

間如素是親故或曽同僚友伏臘歳序時有還往亦是
常禮人情所通自今以後金吾不須聞十四年春上巳
賜宰臣百寮宴於曲江亭特令建封與宰相同座而食
貞元已後藩帥入朝及還鎮如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
真曲環之崇秩鴻勲未有獲御製詩以送者建封將還
鎮特賜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為時宣風自淮甸授
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来思忠誠在方寸感激
陳清詞報國爾所尚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

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遥而云無已知又令高品中使賫常所執鞭以賜之曰以卿忠貞節義歲寒不移此鞭朕久執用故以賜卿表卿忠節也建封又獻詩一篇以自警勵建封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其往如歸貞元時文人如許孟容韓愈諸公皆為之從事十六年遇疾連上表請速除代方用韋夏卿為徐泗行軍司馬未至而建封卒時年六十六册

贈司徒子愔愔以蔭授虢州叅軍初建封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事通誠懼軍士謀亂適遇浙西兵遷鎮通誠欲引入州城為援事洩三軍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庫取戈甲執帶環繞衙城請愔為留後乃殺通誠楊德宗大將叚伯熊吉遂曲澄張秀等軍衆請於朝廷乞授愔旄節初不之許乃割濠泗二州隸淮南加杜佑同平章事以討徐州既而泗州刺史張伾以兵攻埇橋與徐軍接戰伾大敗而還朝廷不獲已乃授愔起復右驍衛將

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使知徐州留後仍以泗州刺史張伾為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為濠州留後正授武寧軍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元年被疾上表請代徵為兵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為武寧軍節度代愔復隷濠泗二州於徐徐軍喜復得二州不敢為亂而愔遂赴京師未出界卒愔在徐州七年百姓稱理詔贈右僕射

盧羣字載初范陽人少好讀書初學於太安山淮南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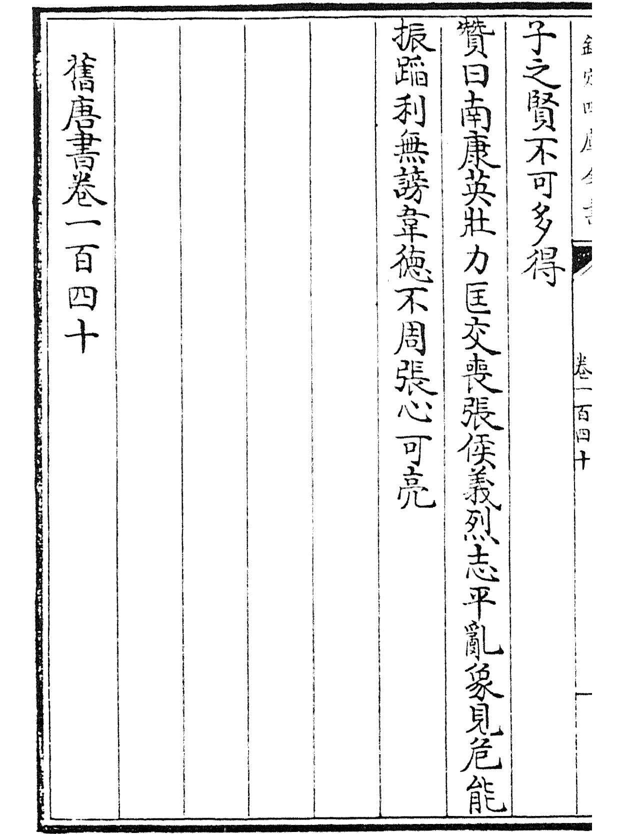
度使陳少遊聞其名辟為從事建中末薦於朝廷會李希烈反叛詔諸將討之以羣為監察御史江西行營糧料使興元元年江西節度嗣曹王臯奏為判官曹王移鎮江陵襄陽羣皆從之幕府之事委以咨決以正直聞貞元六年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詔促按其獄羣奏曰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

勲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俾私自引退德宗從其言時人嘉其識大體累轉左司職方兵部三員外郎中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決司洧等水漕輓溉田遣中使止之少誠不奉詔令羣使蔡州詰之少誠曰開大渠大利於人羣曰為臣之道不合自專雖便於人須俟君命且人臣須以恭恪為事若事事君不盡恭恪即責下吏恭恪固亦難矣凡數百千言諭以君臣之分忠順之義少誠乃從命即停工役羣博涉有口辯好談論與少誠言古

今成敗之事無不聳聽又與唱和賦詩自言以反側常
蒙隔在𨑳外羣於筵中醉而歌曰祥瑞不在鳳凰麒麟
太平須得邊將忠臣衛霍真誠奉主貔虎十萬一身江
河潛注息浪蠻貊款塞無塵但得百寮師長肝膽不用
三軍羅綺金銀少誠大感悅羣以奉使稱旨假遷檢校
秘書監兼御史中丞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貞元十六
年四月節度姚南仲歸朝拜羣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
等使先寓居鄭州典質良田數頃及為節度使至鎮各

與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名還本主時論稱美尋遇疾其年十月卒時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賵賻布帛米粟有差

史臣曰韋南康張徐州慷慨下位之中橫身喪亂之際力扶衰運氣激壯圖義風凛凛聳動羣醜舂盗之喉折賊之角可謂忠矣而韋公季年惑賊闢之奸說欲兼巴益則志未可量徐州請覲頗有規諫之言所謂以道匡君能以功名始終者盧載初喻少誠還地券君子哉三



子之賢不可多得

贊曰南康英壯力匡交喪張侯義烈志平亂象見危能振蹈利無謗韋德不周張心可亮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